

背负多重“标签”的服刑者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同江

再过两天就是 12 月 1 日，第 32 个“世界艾滋病日”，今年的主题为“社区动员同防艾，健康中国我行动”。在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有一个特殊的监区，主要关押艾滋病服刑人员，徐海（化名）就在这个监区服刑。

今年才满 30 岁的徐海曾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，可是他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在释放的那一刻成了野兽，在毒品的催化下，拖着一步一步走向深渊……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，他讲出自己的故事，希望告诫那些正在或者即将踏上他老路的人：洁身自爱，远离毒品。

“高材生”身上的多个标签

“我觉得我就是个活生生的悲剧，在我身上有太多不光彩的标签：吸毒、吃官司，我还感染了 HIV 病毒，每一个标签都让我很沉重……”在新收犯监狱的谈话室里，徐海心情沉重地说。不过，从徐海的表述来看，这位曾经的“高材生”很健谈。

平心而论，撕掉徐海那些“标签”，他就是个普通人。但在徐海家人眼中，儿子是他们的骄傲，一家人因他在家的小镇上被青眼相待。在徐海的同学看来，他们是他们羡慕嫉妒的对象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“有出息”的人，如今却不得不面对无知无畏下造成的多重悲剧。

前几天，徐海刚刚在监狱过完 30 岁生日。监区为他准备了一碗生日面，外加一个荷包蛋，这让他很感动。徐海坦言，来到监狱两年多，感到自己像变了个人，心态总体调整好了，想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现实，毕竟自己还年轻。但有些东西他却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，不想让其他服刑人员知道，更不想让家人还有亲戚朋友知道。

“其实每个人都有两面性，我也不例外，而且在我的性格、生活里有太多外人无法理解、不能接受的负面东西，现在想想很后悔，也很愧疚！”徐海在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眼中有些无奈。

高中时就种在心里的秘密

徐海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山村，村里人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，家庭的贫困让徐海从很小开始就对财富产生了渴望，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无限向往。

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差，但徐海作为家里的独生子、族里的长孙得到了万千宠爱。不过，徐海小时候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。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，徐海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，徐海就由爷爷奶奶照顾，成为了留守儿童。

“现在想想，青春期的叛逆、大学时的不自律、性格中的孤傲敏感，或多或少与小时候缺失父母的陪伴有关。”但徐海并不埋怨自己的家庭，祖辈的宠爱没有让他恃宠而骄，他知道父母在他成长中的缺席也是无可奈何，他们的生活也很不易。说到上学的话题，徐海的情绪明显比刚才愉悦。一方面因为徐海在成绩上一贯优秀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起了一些年少往事。

徐海回忆，上小学的时候，班里同学很少，有一年，班级里只有 10 个学生，其中 8 个都是女生，他形容自己和另外一

个男生是“掉进了女儿国”。所以，小学时他玩的不是篮球、足球，而是和女生一起跳绳、投沙包。徐海分析自己缺乏阳刚之气，或许与小时候的环境有关，除了学校里男生缺乏，被“八仙女”环绕，在亲戚家也是姐妹妹妹居多。

“我有八九个表姐妹，小时候就一直跟女生玩在一起，要是多一些哥哥弟弟，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性格，会更男子汉一些。”随着谈话的深入，徐海也慢慢吐露了心中的小秘密。

徐海说自己的性启蒙教育是缺失的，除了人体与卫生课上那一丁点连老师都不愿细讲的生理知识外，处于青春期的他对相关知识一无所知，他好奇却又不敢问别人。后来上了高中，班里有 50 多个女生，可徐海对她们一个都不感兴趣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徐海觉得自己似乎与其他男生不一样，他在心里种下了“喜欢男生”的秘密。

再后来，随着网络的普及，徐海从网上了解了不少关于同性恋的内容，他知道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事。因此，在高中毕业前，徐海下定决心要考到像上海这样包容度大的城市。

“我不被感染，谁会？”

徐海是“学霸”，他凭自己努力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一所知名高校。然而，新环境却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“包容”，他还是得伪装自己，过着双面生活。一方面他是老师、同学眼中的好学生，担任过班长、学生会副主席，拿过国家奖学金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另一方面，他内心深处的欲望蠢蠢欲动。那时候的徐海千方百计地寻找、接触、认识“同志圈”里的人，疯狂地谈着“恋爱”。

压抑已久的真实面目被释放，徐海只觉得轻松，终于得到归属，至于因与多名同性发生关系而带来的危险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。

“其实只要注意一点，我应该不会感染 HIV 病毒。”徐海总会想“如果一切可以重来”，可惜时间不会倒退。

是如何被感染 HIV 病毒的？这个问题徐海问过自己很多遍，却一直没有答案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、在什么地方、什么人传染给他的。但徐海作了这样一个分析，“我们这个圈子的人

遇上毒品，加上没有保护措施，产生的‘化学反应’结果十有八九就是 HIV，这应该是迟早的事情。”说到这里，徐海自嘲地笑了一下，“我不被感染，谁还会？”

徐海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临近大学毕业那年，他通过手机软件认识了男友。正是在这个男友的影响下，徐海接触了毒品，并逐渐一发不可收拾。

因为染上毒瘾，徐海放弃了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递来的橄榄枝，选择了一家刚成立不久的互联网金融公司，理由是这家公司可以给他更高的薪酬，这些钱能让他随心所欲地满足对毒品的需求。

这家公司给了徐海高额报酬，收入高的时候，徐海一个月能拿到 20 多万元。但也是这家公司，让他卷入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官司。

在看守所的例行体检中，徐海被检测出 HIV 呈阳性。

“所谓上帝让其灭亡，必先让其疯狂，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和逻辑。”徐海叹息。



资料图片

“我是不是快要死了”

2017 年，曾一度让徐海的欲望膨胀到极限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被查处，徐海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。进看守所后，恐惧、压抑、烦躁的情绪让徐海寝食难安，那时他担心只是官司的问题，夜声人静的时候他还安慰自己这或许就是命中注定。然而，几天后民警的一次谈话让他几近崩溃。

“民警一开始问的问题让我有些莫名其妙，他们问我平时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嫖过娼？有没有吸毒等等。”徐海说，尽管自己吸毒，但他担心会被惩处所以矢口否认了。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民警又问他是不是同性恋？这个问题让徐海有些懵，“我一下就觉得心跳加速，脸也红了，心想民警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”徐海隐藏已久的秘密突然被揭露，他脑子一片

用自己的故事告诫更多人

法院判决后没过多久，徐海就被从看守所转到了新收犯监狱。当来到艾滋病服刑人员监区，徐海感到自己并不孤单。监区环境布置得很温馨，监舍内的墙壁被涂成了暖黄色，门口的鞋柜上摆放着绿色植物。最让他感动的是监区的民警们，他原本以为民警会因为这里的服刑人员都感染 HIV 病毒就戴着口罩或是穿着隔离服和他谈话，可是这些想象在现实中都不存在。

徐海至今记得刚来到监区时民警对他讲的一番话：“在这里，我们不会抛弃、放弃、歧视任何一名服刑人员，或许我们不能延长你们生命的长度，但在这里可以拓展你们生命的宽度。虽然艾滋病目前还没有根治的特效药，但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……”

近两年的服刑生活中，徐海体会到民警那番话不是安慰他的空话。除了相关的学习教育活动，监区会经常请艾滋病方面的专家来做讲座，科普艾滋病防治常识。在民警的鼓励下，徐海自己也开始经常查阅一些专业书籍了解自己的病情。再看看身边的服刑人员，经过抗病毒治疗，看不出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。就这样，徐海慢慢对疾病也就不再那么恐惧了。

“我刚入监的时候，CD4 指标一度降到 60，监狱紧急把我送到监狱总医院住院治疗，

空白，对真相难以启齿。

民警似乎看懂了徐海的心思，沉默了几秒钟后告诉他，经过血液检测，他感染了 HIV 病毒，也就是平时大家谈之色变的“艾滋病”。

“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，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。”徐海苦笑，“我很难受、很害怕，但我没有哭，我还反问自己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”

其实徐海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感染 HIV 病毒的可能性，但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不愿去检查，也害怕去检测。不过在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这一天迟早都要来的。几分钟后，徐海恢复了平静。但面对这样一个“世纪绝症”，以他有限的知识，还是感到很害怕。那时候他经常问自己，是不是快要死了？

再加上后来的抗病毒治疗，各项指标很快也就恢复了正常。”讲到这里，徐海顿了一下，“是监狱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要不是这次吃官司，可能我活不了那么久，甚至连怎么走的都不知道。”

徐海笑称自己算是“因祸得福”，之所以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，就是希望大墙外的人如果有和他曾经一样的高危行为，能主动去检测，也避免传给其他更多的人。

不过，徐海目前最大的感受仍是愧疚，对被害人愧疚，对父母内疚，他无法想象父母知道实情会是什么反应，会有多寒心。他选择隐瞒父母，一切等刑满释放后再说。

谈到目前的服刑生活，徐海已不再像开始时那么沉重，脸上也有了笑容。他说，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，与其怨天尤人，归咎命运不公，不如想想自己的责任，好好面对现实和未来。

徐海现在每天都会按时服药，也会参加监区开展的一些康复训练。尽管原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但徐海总觉得自己知识面还不够广，在监狱里他有充分时间继续学习，从书海中汲取力量，“心灵充实了，一切也就阳光了。”徐海说。

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徐海提出一个请求，希望社会能给他一个机会，能给在情感上取向不同的群体更多宽容和理解。他也希望能告诫正在走他老路的人们——洁身自爱、远离毒品。